


中国恐怖小说第一人**周德东**最新力作
Terror novel No.1

夜皇皇系列

所有人都在 撒谎

THE Mole IN
TELE LIES

周德东◎著

 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所有人都在撒谎 / 周德东著. - 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06

ISBN 7-80673-839-8

I. 所... II. 周... III. 恐怖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61542 号

所有人都在撒谎

作 者: 周德东

责任编辑: 李 爽 hsls999@163.com

责任校对: 成 仁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

邮政编码: 050061

网 址: <http://www.hspul.com>

E-mail: hswycbs@heinfo.net

电 话: 0311-88643227/3228/3229

传 真: 0311-88643225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龙兴印刷厂

开 本: 960 毫米 × 660 毫米 1/16

印 张: 17.5

字 数: 270 千字

版 次: 2006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80673-839-8/1 · 390

定 价: 20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, 请寄回印厂调换。

最玄虚 (自序)

经常有这样的事：

婴儿深更半夜惊恐地大哭大闹，没完没了，仿佛看到了什么诡异之物。当然，婴儿不是用肉眼看到的，因为四周一片漆黑，伸手不见五指。

还有，一些濒死的老人，总能看到什么人或者什么物——尽管他们已经双眼昏花，甚至失明。临死前，他们或者挥舞干枯的双臂，好像在驱赶着什么；或者冷静地留下遗言，似乎有人通知了他们的死期……

而我们正当壮年，每天奔忙，时时算计，没有任何第六感。

就好像太阳，在天上呈一条抛物线，我们目前在最高处，天下一片亮堂堂。而两边——升起和降落，离黑暗最近。

这个世界另有深意。

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：

偶尔看到一个场景，现实中的，或者是梦中的，觉得很熟悉，可是，发掘大脑存留的所有记忆，都想不起什么时候见过它。不过，它的确确在你的生命中出现过。

也许，这场景是遥远的从前我们出生前后的记忆？也许，它是遥远的将来我们死亡前后的影像？

什么是大恐怖？

我觉得是某种精神层面的想像，而不是世俗层面的事件。

时间和空间最恐怖。

老子说：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这种说法看起来最混沌，但是又最接近某种真理。

佛教的“三千大千世界”，说的就是宇宙的多层次结构、多维时空。

基督教里的“神”就是人类永不可探知的某种无边无际的神秘力量。

这个世界的“深意”，到底是如何降落于古人意识中的？我们不知道。那绝不是人类悟出来的。在释迦、老聃、耶稣之前，它不成体统，不成形状，贵就贵在这个状态。

这个世界的“深意”，原本微妙不可言，任何翻译都会改变它的本质。即“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”

它是惟一的，简单得就像“一”。

简单的东西经过人类的记录、传播，就变得复杂；微妙的东西经过人类的理解、注释，就变得僵化、生硬，甚至失真。

许许多多困扰我们的千古之谜，似乎永远找不到答案。

于是，有了这本书中一个个深不可测的故事。它们绝大多数都是我收集来的，都是当事人的亲身经历。所有的故事都没有像以往的恐怖小说那样揭开谜底。

我不是科学家，也不是某个宗教的传播者，我也不清楚谜底是什么。

过去，我写恐怖故事，最后都要一层层地揭开谜底，每个恐怖细节都要找到符合逻辑的解释，那完全属于想像力，属于编故事的技术。

而真正的恐怖是没有谜底。

我们人类所有的恐怖都源自：我们的生命位于一个巨大的看不到谜底的谜面中。

中国人读恐怖小说，喜欢故事性强，过程要吓人，结尾处必须解释清楚，让“真相”大白。这样他们才满足。

我写过一个恐怖故事，学李白的样子，首先讲给周围的人听。第一个听众是我的小姨子，她说：“挺恐怖的。不过，按照你一贯的那种写法，最后要揭开谜底，那么中间有几处就显得不合理，你没有解释清，属于漏洞，硬伤。”

最后她说：“你最后为什么要一一做出现实的解释呢？为什么要把你设置的恐怖一一消解掉呢？”

我终于遇到了第一个知音。

在这本书里，我试图探究某些不可知的遥渺领域，以及人类深邃的精神层面。除此，这里面还掺杂着几个带着魔幻和象征色彩的故事。

2006年6月于北京

目录

THEY TELL IN
SOME LINES



◎寻人

1

张巡想不明白了：黄窈这时候就睡觉了？不可能，天还没有黑呢。难道她和哪个男人正在里面恩爱？难道她不在家？

◎幽灵船

26

他看见那条莫名其妙的船像噩梦一般出现了！它静静地漂泊在不远处的水面上，船舱上的帘子依然挡着。

◎你死我活

42

贾小亮明显感到汪东的两只手慢慢用了力，反过来抓住了他的手腕子！他惊骇地低头看了看汪东的脸，头发“刷”一下就竖了起来——夜色昏暗，他隐隐约约看见了一双阴冷的眼珠子！

◎毕业百分百

58

校园很大，有教学区、办公区、住宿区，还有一个很空旷的操场。

尽管这个学校和别的学校没什么两样，但是，郭子良总觉得它哪里不对头。

◎美人计

74

那是一种什么味道，方里至今说不清楚，好像是淡淡的烟草味，好像是刚刚洗过的头发味，好像是泥土被太阳晒热的味……

◎1816室

90

这时候，1816室突然传出敲门声！好像请求要走出来一样，敲得很轻很轻：“当，当，当……”

◎脸

96

他知道自己在做梦。他告诫自己：不能再走了，不能再走了，不能再走了……可是，他管不住自己的双腿，如同一具行尸走肉。

◎噩梦成真

104

在离开人世的那一瞬间，潘晓东看清了那个人的脸——那是一张多么熟悉的脸啊！

◎洞穴

116

他一直试图看清那个女人的脸，一直试图想起她是谁，可是月光很不明朗，那张脸十分模糊，不过，响马能肯定她是一个不丑的女人，他感到她有一种勾引的意味。

◎一盒录音带

183

突然，人高马大的蒋壕没双手撑地倒立起来，用一双胳膊当腿，“走”进院子里。男孩好奇，就跑过去看。蒋壕没仍然倒立着，他的脑袋夹在两个胳膊之间，脸朝着后面，一边对男孩挤眉弄眼一边“走”向黑糊糊的屋里，男孩就跟进去了……

◎邻居

203

这时候她注意到，那些猫横七竖八地躺在卧室的地板上，诡异地看着她。她避开那些冷森森的眼神，继续端详这个烂醉如泥的男人……

◎所有人都在撒谎

243

他的姿势是自由泳，双臂轮番朝后拨着土。他的胳膊比挖土机还有力，打进土里，挖出一条深沟，从身后扬出来，另一只胳膊又从前面打进土里……土和草叶翻飞。

寻 人

1 《寻人启事》

张巡每天吃过晚饭，都要看一看当天的报纸。

窗外已经暗下来，台灯的光青青白白。空旷的客厅里只有他一个人，以及他翻动报纸的声音：“哗啦，哗啦，哗啦……”

有那么一刻，他停下来，朝电视瞟了一眼。电视机关着，屏幕黑糊糊的。

他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要看它一眼，也许只是一个下意识的动作。可是，接下来他的心神就不再踏实了，说不清为什么。

他点着一支烟，继续翻阅报纸。不过，那密密麻麻的文字已经不再进入他的大脑了，变成了一个个象形符号。

他看到了一个“巡”字，马上联想到了自己——他宽脸、宽身，却瘦骨嶙峋，和他的名字很相似。

接着跳进他眼帘的是一个“死”字。他的脑海里马上浮现出一个丧气的场景——一个人平平地躺着，像枯树一样僵硬，背部沉淤着一片血。他的双眼里，塞满了棉花。

他又一次抬头朝电视机看了一眼。这一次，他看到了自己——那个他在黑糊糊的屏幕里朝他怔怔地望着，像鱼一样诡秘。

他低下头，避开这种对视，接着翻报纸。在他翻到最后一页的时候，听到了敲门声：“啪，啪，啪……”

如果敲门声很响、很急，反而显得理直气壮、光明正大，大不了是警察。而此时的敲门声很轻，就像不怀好意的悄悄话，敲了三下就停了。

张巡放下报纸，蹑手蹑脚地走过去，躲在门旁，一动不动地听。



过了好半天，敲门声又响起来，还是那么轻，好像用的不是手指头，而是指甲。

张巡把一只眼珠贴在猫眼上，朝外看去。楼道里竟然一片漆黑，看不到敲门人的模样。

他没有开门，也没有搭腔，继续等待。他希望这个敲门声自消自灭。

又过了好半天，门外的人再一次用指甲敲门了：“啪，啪，啪……”

张巡“哗啦”一下打开门，楼道里的感应灯幽幽地亮了，他看到门外站着—个陌生的女人。她穿着—条纯白色的连衣裙，上下都很细，像—根筷子，没有什么曲线。她的脖子很长，令人担忧那颗脑袋的稳固性。她的头发从两侧垂下来，像两扇门拉开—条缝儿，露出—张脸，这张脸几乎和裙子—样白，而她的头发黑得不像真的。

她的一双大眼睛望着张巡，含着深不可测的笑意。

“先生，你好。”她说。

“你找谁？”张巡警惕地问。

她继续微微地笑着，把手伸进她的白色挎包，掏出一个奇形怪状的金属物。张巡本能地朝后退了退。

她说：“我是开锁公司的……”

张巡马上说：“我没有给你们打过电话啊！”

她把微笑扩大了一些，说：“先生，我来是向你推荐我们公司最新研制的一种钥匙。”

因为取暖费问题，这幢楼的居民和物业公司闹僵了，一直没有人管理。平时，捡破烂儿的，贴小广告的，收旧家具的……骚扰不断，不过，这么晚了上门推销还是第一次。

“对不起，我不需要。”张巡很反感地说。

她左右看了看，神情—下变得鬼祟，朝前跨了—步，低声说：“你听我简单介绍—下。这是—种万能钥匙……”

张巡—下就把门关上了。

他靠着门站了—会儿，悄悄趴在猫眼上朝外看，楼道里又是—片漆黑。他不知道那个长相古怪的女人是不是还站在门外，轻手轻脚地走回了客厅。

刚刚在沙发上坐下来，他就忽然想到了—个问题——这女人推销的是万能钥匙！也就是说，他的门根本挡不住她！

接着，他梗着脖子静静听了一阵子，门外没动静，这才把心放下来，又拿起报纸继续看。在报纸最后一版的右下角，看到了一则《寻人启事》，不由一下睁大了眼睛：

寻人启事

黄×，女，24岁，身高1.60米，披肩发，穿白色连衣裙，略瘦，患有严重精神分裂症，但是智力超常，具有强烈犯罪倾向，手段恐怖，难以想像。有知其下落者，请速与吉昌市都邑区松源小区4号楼4单元402 黄宛（132000）联系。有重谢！

张巡呆了。

刚才那个女人会不会就是这个黄×呢？

张巡在长野市，离吉昌市几百公里，这个精神病为什么跑到了长野市？为什么偏偏敲响了他的门？

手段残忍，难以想像……

他警觉地抬眼看了看，防盗门关得严严实实，落地窗帘静静垂着，纹丝不动……

他站起来，走过去，突然把窗帘撩开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窗外一片明朗的夜空。

回到沙发上，他再次阅读这则《寻人启事》，越琢磨越觉得奇怪：首先，启事上没有黄×的照片。这让他无法确定刚才敲门的女人是不是她。另外，这则启事对黄×的描述又过于简单——身高1.60米，披肩发，穿白色连衣裙，略瘦——没有什么显著的特征，大部分的女人都符合这种描述。还有，别的《寻人启事》都有联系电话，而这则《寻人启事》只有一个通信地址。

张巡看来看去，总觉得几个字触目惊心——“白色连衣裙”。

他决定给黄宛写封信，向她提供这个重要线索——有一个很像黄×的女人，在长野出现了。

他之所以写这封信，还有一个原因：他对黄宛这个名字很熟悉。读大学时，他们中文系有个女孩就叫黄宛，很漂亮，她的老家就是吉昌市的，他不知道这个黄宛是不是那个黄宛。

当年，向黄宛献殷勤的男生多如牛毛，只有张巡躲得远远的。直



到毕业时，他才在她的留言本上写下这样一句话：我像林彪爱搞阴谋一样爱着你……

写完了信，张巡打开抽屉拿邮票。

自从有了电子邮件之后，他几年都没有写过纸信了，竟然不知道要贴20分的，还是50分的，或者是80分的。最后，他贴了一张一元的。

他在信中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，如果这个黄窈正是他大学的那个同学，那么她一定会打电话过来。

接着，张巡就躺下了。

大约半夜的时候，他隐隐又听见了那鬼鬼祟祟的敲门声，一下坐起来，心中的愤怒陡然覆盖了恐惧。她又来了！

张巡披衣起床，轻轻走进厨房，拿起一把菜刀，然后又轻轻走到门口，静静地听。

“啪，啪，啪。”那长长的指甲又敲了三下。

张巡横下一条心，猛地把门拉开，却一下傻住了——光线幽暗的楼道里，只有一条白色连衣裙，像人一样站着。

他手中的菜刀“哐当”一声掉在了地上。

这时候，他“忽悠”一下醒了过来。

2 奇巧的缘分

一周后，张巡收到了黄窈的回信，她真的是张巡的大学同学。

这是张巡第一次见到她写的字，和她的人一样，很漂亮。

毕业后，张巡已经和她三年没见面了。他记忆中的她还是大学时代的样子，美丽、清纯、宁静……这些气质从字里行间显露出来。

黄窈毕业后被分配到一家工厂，她没有去，而是应聘进了一家外企公司，做文秘。她说，黄×是她的妹妹，两个人在一起生活。前一段时间，妹妹因病走失了。她告诉张巡，他见过的那个女人肯定不是黄×，因为她妹妹的脖子并不长。

张巡觉得这是一次奇巧的缘分，说不定，通过这一则《寻人启事》，他和黄窈之间还会发生一点浪漫的事情。

有一点很奇怪，黄窈在信中依然称她妹妹为“黄×”。也许她是不想让张巡知道她妹妹的真实姓名吧。

从此，两个人开始了书信往来。

黄窈的回信总是显得迟缓一些，因此，每次张巡接到黄窈的信，都十分激动。

在通信中，张巡说的更多的是大学时代的梦幻，现实生活的重压，以及社会转型期被彻底改变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而黄窈似乎不喜欢怀旧，也不关心现实，她更愿意说她的妹妹。

渐渐的，张巡开始若隐若现地向黄窈表达他对她的爱慕之情。

黄窈没有阻止他。这是一种暗示，至少证明她现在还是单身一个人。

张巡的热情喷射得越来越猛烈，同时，他对回信的盼望也变得如饥似渴——邮递员每天下午三点钟送信。他总是在邮递员到达之前十分钟左右去小区信报室查看——看前一天的信。如果邮递员刚刚送完信就去看，若是没有，他就会十分失望，这种心情一直要延续到第二天送信的时间。事实上，绝大多数的日子都是见不到黄窈的信的。而张巡在送信前十分钟去看，即使没有也没什么，因为再过一会儿，今天的信就来了，希望也就来了。

他把无数失望的日子变得时时充满希望。

他一直想不通一个问题：黄窈一直没有给他打过电话，也没有把她的电话告诉张巡。

三个月之后，他给黄窈写了一封信，只有一行字：

黄窈，我要去看你。

3 402

从长野市到吉昌市，写信两天可以寄达。

张巡是两天后出发的。他估摸，信到了，他人也到了。这是张巡第一次来吉昌市。

他是一个自由撰稿人，给杂志报纸写一些稿件糊口。刚毕业的时候，他曾经在一家电台当文字编辑，因为和部门主任闹翻了，就辞了职。从那以后，他再也没有出去工作。

他坐的是长途汽车。

窗外是广阔的田野，一片碧绿。阳光明媚，天空湛蓝如洗。

车上的人不太多，没有坐满。其中有个女孩，穿着一条白色连衣裙。她坐在张巡的前面，隔着一排。这个女孩肯定没什么问题，因为



她和男朋友在一起，两个人紧紧互相依偎着，一直在亲密地聊天。她始终没有回一次头。

张巡盯着她的长发，心里又不踏实了：黄×是不是已经回去了呢？还有，假如以后他和黄窈真的在一起生活，是不是还要照料她的妹妹呢？

黄×这样的精神病，害了人不负法律责任。和她在一起，那多恐怖啊。

这时候，张巡仍然不知道黄窈到底结没结婚，或者有没有同居的男朋友。在信中，黄窈一直没有明确说明这件事。

张巡意识到，他还是应该谨慎从事，不能冒昧闯到黄窈家里去，否则，万一黄窈家有个男人，那将十分尴尬。

到了吉昌市，张巡坐公共汽车找到了松源小区。

他来到4号楼前，在4单元里转了一圈，又走出来，坐在了楼下的花坛旁，静静朝上望。

这时已是晚饭时间，楼下没什么人，只有一个七八岁的男孩在孤独地玩着水枪。他的胸前挂着一串钥匙，看来他的爸爸妈妈还没有下班。

张巡的眼睛找到了402房间。

黄窈家没有开灯，窗子上挡着帘子，那是一个黑色的帘子。

张巡想不明白了：黄窈这时候就睡觉了？不可能，天还没有黑呢。难道她和哪个男人正在里面恩爱？难道她不在家？

他站起身，走到那个玩水枪的男孩面前，蹲下身，对他说：“小朋友……”

男孩警惕地看着他。他掏出一支精致的圆珠笔，递给他：“归你了。”

男孩没有接，他很成熟地说：“你要我干什么？”

张巡笑了，说：“麻烦你，到4单元402室帮我找个人，好不好？”

男孩说：“我不去。”接着，继续玩水枪了。

张巡又掏出一张五元的钞票，递向他，什么也没说。男孩迟疑了一下，把钱接过来，老练地捏了捏，似乎在检验是不是伪钞，然后小心地装进口袋，说：“男的女的？”

张巡说：“女的，黄阿姨。”

男孩拔腿就朝4单元跑去，很快消失在黑黢黢的门洞里。

张巡突然意识到，他犯了一个不小的错误——应该告诉男孩，找黄窈。万一黄×在家……

现在，402室里很可能只有黄窈的妹妹一个人在！不然，为什么白天挡着黑帘子？

张巡惊慌地四处看了看，似乎想找一个藏身之处，却没有。他紧紧盯着4单元的门洞，心猛跳起来。

门洞里死寂无声。

他等待着，那个男孩领着一个穿白色连衣裙的女人走出来，她面色苍白，两眼僵直……

男孩一个人跑出来。

张巡松了一口气。

男孩跑到他的面前，说：“402室没有人。”

张巡突然后悔了：应该和黄窈提前联系好再来。现在，他一下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

马上返回长野市？找旅馆住下来？——说不定黄窈十天半月不回来呢。

男孩嘟囔道：“刚才我把拳头都擂肿了……”接着，他担心地问了一句，“你不会把钱要回去吧？”

张巡心不在焉地说：“不会。你去玩吧。”

男孩马上跑开了。

这时候天色有点暗下来。小孩子说话毕竟不牢靠，张巡决定自己再上去看看。

他走进4单元的门洞，顺着幽暗的楼梯爬到4楼，停在402室门口，深深吸口气，然后轻轻敲了敲门。

里面没有人应声。

他决定放弃了。离开之前，他又用力敲了几下。

楼下那户人家打开了门。

张巡不再敲，走了下去。

三楼那户人家的男主人戴着一副近视眼镜，站在门口打量他。张巡从他面前走过去的时候，他说了一句：“你敲好半天了吧？”

张巡想，一定是刚才那个男孩敲门的声音太大了，引起了楼下人的恼怒。他马上说：“哦，对不起。”



“你找谁？”那男人又问了一句。

“我找402室的人。”张巡只好停下来。

那个男人的眼里一下就闪出了一种异样的光，他愣愣地看着张巡，说：“你是她……”

张巡想，这楼里的人一定都知道402室有个恐怖的精神病，于是他立刻补充道：“我找她姐姐。”

那男人的眼睛瞪得更大了：“她姐姐？”

“怎么了？”张巡也警觉起来。

“你找的人叫什么？”

“黄窈啊。”

“你是不是找错了？”

“松源小区4楼4单元402室，没错吧？”

这时候，三楼的女主人也走了过来，她站在丈夫身旁，怀疑地看着张巡。

“你以前……见过她吗？”那个男人问。

这句话一下就让张巡感到不对头了。于是，他把他和黄窈相识的经过简单讲了一遍。

那个男人听完后，和妻子互相对视了一下。然后，他指了指楼上，低声对张巡说：“这房子有问题！”

张巡一惊：“什么问题？”

那个男人说：“我们刚刚搬进这个楼的时候，有几天半夜，楼上好像夫妻吵架了，又叫又骂又哭，还摔东西跺地板，吵得人根本睡不着，我们一直忍耐着。后来，他们终于不吵架了，半夜又有人弹钢琴——可能是他们的小孩。要是弹得好，我们就当做是催眠曲了，可是，那个弹钢琴的人好像是刚刚学，总是练音阶，断断续续，忽高忽低，更让人无法入眠……”

张巡傻了。

看来，黄窈不但结了婚，还有了小孩！

那个男人接下来的话，一下就扭转了张巡的思路，把他的心掷进了黑暗的万丈深渊……

他说：“前些日子，我们两口子实在受不了了，只好上楼去交涉，可是，不管我们怎么敲门都没有人出来。没办法，我们就找到物业公

司投诉，让他们管一管。可是，物业的人告诉我们，402室根本没有人，空了一年多了！”

张巡的脸色一点点白了。

他寄信的地址就是这个房子啊。

如果这个房子真的没有人，那么，这三个多月来，他写的那些信都寄给了谁？又是谁在给他写回信？！

“你们问没问物业公司，这房子的户主是什么人？”

“问了，他们说，好像叫袁什么，是个老太太，一年前死了！”

阴森森的鬼气从张巡的头顶一点点渗透下来，渐渐蔓延了他的全身。他想逃了。

这时候，那个小男孩从楼梯走上来。

张巡问：“你干什么去？”

男孩说：“找402室的人。”

“不要找了。”

“这次是另一个人让我来找的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对不起，保密。”男孩一边说一边把手里的一张十元钞票晃了晃，显然是刚刚得到的小费，然后，他机灵地从张巡旁边钻了过去。

张巡快步走下楼来，看见有个人正站在花坛前等待。这个人大约五十多岁，精瘦，干练，目光锐利，精力充沛，穿一身挺括的灰色西装，皮鞋锃亮，看上去是一个很讲究的老头。

“你找402室的人？”张巡友好地问了一句。

老头的眼神里立即有了一种敌意，他低低地说：“你干什么？”

张巡说：“啊，我跟你一样，也来找402室的人。”

“我不是。”老头说完，转身就走。张巡看见他钻进一辆半新的灰色富康车，很快就开出了小区，不见了。

这时候，那个男孩跑了出来。他四处看了看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人呢？”

4 原来如此

张巡是连夜坐火车回到长野市的。

走进熟悉的家中，他感到万分疲惫，一头栽到床上就起不来了。



这时，天还没亮。他翻来覆去，怎么都睡不着。终于，他坐起来，打开台灯，又给黄窈写信了。

青白的灯光，青白的纸，还有青白的手。想了半天，他竟然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心里却涌上了一阵委屈，一阵悲伤。

他对黄窈投入了太多的感情，就像一根根炽烈的火炬，纷纷投进水中，都被淹灭了。那水冰冷无边、黑暗无边、邪恶无边……

他终于动笔了。讲完了他在吉昌市的经历，他问她：你到底存不存在？

寄出信之后，他打破了老规矩——每天邮递员来送信时，他都等在一旁，变得急不可待。

第七天，他收到了黄窈的信。

黄窈说，她早就不在松源小区住了。那房子是她寡母的，一年前她死了之后，黄窈就搬到了北郊。她母亲姓袁。

黄窈说，母亲死了，妹妹走失，家里只剩下她一个人了，因此，她在那份全省发行的报纸上刊登《寻人启事》时，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骚扰和麻烦，她没有留下电话，而且登的是她家的老地址。她有个高中同学在邮政局工作，男的，正好负责松源小区这一带的邮件投递，只要有黄窈的信，他就会给她打电话，让她来取。

黄窈说，她母亲很善良，死了也不可能闹鬼吓人，那吵架声和钢琴声是5楼的。过去，她家就受尽了折磨。因为那幢楼一点儿不隔音，所以，3楼一直误以为是她家。

黄窈说，那个瘦老头也许是她父亲。她五岁的时候，她父亲就抛弃了她母亲，跟一个唱二人转的女人跑了，听说去了同岭市。后来他回来过两次，想看看她和妹妹，每次都被母亲拒之门外。他不知道她母亲已经死了。

黄窈说，她收到他的信之后，专门跑到松源小区那个房子住了两天，可是一直没有把他等来……

从日期上看，她第三天才收到他的信。

张巡长长地松了一口气。

所谓恐怖，就是一系列的巧合凑在了一起。

可是，张巡的心里又有些不自在——为什么两个人的关系到了这一步，黄窈还不告诉他电话号码？难道她还防备他吗？而且，他早就